祖母的季节

苏童

挂在门楣上的粽叶已经发出了灰褐色。风飒飒地吹着那捆粽叶，很像是雨声。真的下雨了，雨丝白茫茫地扫过村弄，在我家门前织起一张网，那捆粽叶又沙沙地响起来，像是风声了。祖母坐在门槛上，注视着檐下的雨水像小瀑布一样跌落下来，汇在石硌路上，匆匆忙忙地流走了。入秋以来不知下了多少场雨，村落水淋淋的蒸腾着雾气。村外五里远的白羊湖从早到晚都在涨潮，潮声越过空旷的黄沙滩和玉米地，在我们村子里回响。祖母一直在倾听那声音。

很早以前祖母就聋了，但是那个秋天她说她什么都听见了。每天早晨她被雨声和潮声惊醒，便对灶边烧火的母亲说：“凤英子，今天我要走了。”

祖母天天坐在门槛上听雨，神态宁静而安详。那捆粽叶在门栏上轻轻摇晃着，被雨濡湿了，不再响了。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情。去年秋天是我祖母的弥留之际。我们家的人都记住了那些下雨的日子。

……

在长长的秋天里，我在祖母留下的旧粽叶下面出出进进，总能闻到白羊湖边芦苇的清香，春天那个祖母的季节就浸润着这股清香。我料定在每年的端午节，祖母还会将温暖的手伸向我，在我的脖颈挂上那只用红线扎紧的“小脚粽”。我挂着这只粽子跨出家门，走过村弄，在白羊湖一带燕子样掠过。走过春天走过秋天，即使在白羊湖外面的世界里，祖母的粽子也会留下永恒的清香。祖母的坟在白羊湖边。坟上长着一株娇黄的迎春。没有青草，青草还没有长出来。

清明去扫墓的时候，母亲带着锡箔和纸钱，我拿着又一株迎春，父亲却在臂弯里挟着祖父留下的那把二胡。一开始我就觉出气氛的异样。一路上，我不时用眼光询问父亲，但不敢开口。父亲走在野草及膝的湖边小路上，经常仰起头，望一望四月里晴朗湛蓝的天空，神情肃穆而阴郁。事情发生在祭坟以后。那会儿坟上的纸钱还没燃尽，湖风吹过时纸钱带着火星纷纷扬扬地腾起来，好像凌空飞舞的黑蝴蝶。我看见父亲慢慢地朝祖母的坟头跪下去，把那把紫檀木二胡放在坟头上，坟上的火光猛地黯淡了一下，随之又蹿出一群枫叶般的火苗来。

……